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七冊

書說類一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二十四

桐城姚鼐纂集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三年趙良商君友也

反覆問答層層逼入

五殺大夫衛鞅以趙良此起即以此起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

三置晉君
謂立惠公
懷公文公
救禍謂會
晉救楚朝

上文先暗
叙五殺大
夫功名教
壽四德此
下辨駁商
君與上一
反一正發

相鼠謂禮
鼠又云拱
鼠見人則
交前足而

出盛儀從
明與五殺
大夫行于
國中相反

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
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
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
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
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呂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
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
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

恐數事亦不能救

末提醒其後患

探問便奇

先破一句後設喻

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註釋

商君

衛鞅也。相秦變法。封以商於。故號商君。

孟蘭臯

人姓名。

五殺大夫

殺音古。羊也。百里奚鬻于秦。養牲家。得五羊皮爲之食。牛。穆公

聞其實用之。故號五殺大夫。

腋

音亦。胸下曰腋。謬謬也。

墨

通

粥

同

三置晉君

謂晉惠公懷公文公皆奔秦而穆公納之。

一救荆

禍

晉敗楚于城濮。秦穆公與焉。

巴

見蘇子瞻志林。平王。

由余

見蘇子瞻策斷下。

杵

音處。槌也。

景監

閻人。

鯨

以墨刺面之刑。

公子虔祝懽

公孫賈

皆太子師傳。

駢脅

脅骨生成一片。力最大者。

闕戟

闕音吸。雙戟也。

十五都

即商於地。

陳軫爲齊說昭陽

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陳軫。夏人。游說士也。與張儀俱事秦惠王。以爭寵故。去而之楚之齊。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

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

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

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

畫蛇添足
甚言不止
之語

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註釋〕

柱國

楚官名

昭陽

楚懷王將

襄陵

今山西襄陵縣東南

珪

同圭。王者以封諸侯之玉也。其制有上圓下方者。有銳上方下者。

令尹

官名。楚上卿也。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楚懷王十六年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

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

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

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

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

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

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

絕齊受秦
地儀之券

言雖小兒
亦疑之何
懷王信之
也

王之有齊
句最有奸
量儀之無
計洞照無
遺楚有如
此臣而無
用宜其見
擒於秦也

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

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註釋

曲沃

今山西曲沃縣

惠王

孝公子

約車

具車也

商於

秦二邑名。商。今陝西商縣。於。今河南浙川縣。

不穀

穀善也。諸侯自謙之稱。

弭止

杜陵

楚邑

陳軫說齊合三晉

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十一年。吳師道疑在顯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

以古之伐
形六國之
譏六國以
不秦於題
利秦於題
尙泛一層

忽於六國
中抽韓魏
以遞齊國

今齊一喝
警絕全借
秦以嚇齊

獨出三晉

合到三晉

既合并將

三晉來嚇

齊尤妙

一句點

合從主趙
而說先燕
者燕受趙
蔽說易入
也須看將
字鋪張地
鋪張地勢
兵食各國
通例各國
趙從主也
秦是射的
先就秦趙

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秦楚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

註釋

三晉

見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遞甚

自相爭戰之義

罷同

不與否

絳

今山西絳縣

安邑

見中旗說秦昭王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蘇季子名秦。周洛陽人。師鬼谷子。初遊秦。書十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憔悴而歸。乃發陰符經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股。學

成說行并相六國
弟代厲皆名當時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鼎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鴈門在西。北。沙漠之貨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有其饒也。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交兵見趙之當與尙隔一層又就秦趙攻燕比量出趙之當合較切一層

與趙從親直領全局故又著天下一句

提句從主明白於趙特加一冒頭與諸篇異

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患。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註釋

朝鮮

見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遼東

見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林胡

戰國時北狄今山西北境

雲中

今陝西榆林縣東北四十里

九原

今陝西榆林縣西界

呼沱

水名。即今漳沱河。出山西繁峙縣東南

易水

水名。出易縣東

碣石

見賈君房罷珠崖對

雁門

山名。在今山西代縣

代

上谷

今直隸易縣

合從

從讀縱。六國相約擯秦也

蘇季子說趙肅侯

恐即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

交字揭通
旨即合從
也恐與秦
混故言擇

錯舉齊秦

爲孤倚斷

交取象知

其失策則

從不可不

合矣

複宕法賈

量得之用

山熟用之

複申孤倚

之禍觀此

則錯舉齊

秦亦非任

意也

至此乃單

扼秦拈出

諸侯的對

順筆專注

到趙遂就

趙切言

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戰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

就盤算出
合與不合
之利害
開燕國而
獨標韓魏
爲切身之
衛最得形
要餘得形
自臣聞至
末才是合
從六國之
正文分兩
段看

此上四行
又是後半
篇虛冒即
揭篇旨即
擇交實際

此就上段
意暢之

抉出衡人
肺腸剔起
也合從宜
斷

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

提撥篇旨
指陳作用
可以信趙
爲從主之
說矣

以趙殿五
國仍見賓
主

篇旨收繳
擇交之效
成

以趙總其
約通身一
綫

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
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相於會於洹水之上。通
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魏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
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
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
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
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
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註釋〕

奉陽君

趙王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

屏

讀

雲夢

今湖北雲夢縣

河外

指陝及曲沃等處

宜陽

見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上

郡

見蘇子瞻志林始皇扶蘇

軹道

在今河南濟縣南十五里

南陽

見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衛

今河南汲縣

淇

水名在河南淇縣

漳

水名在湖北襄陽縣

番吾

番音蒲今直隸平山縣

邯鄲

見蘇明允六國論

常山

在直隸正定縣南

清河

今山東舊縣境

三夫之分

一夫受田百畝此言未爲唐侯時

衡人

主連衡在河南安陽縣入衛河洹水謂宰馬相誓也刑白馬以盟今河南汜水縣西北成皋即河南之道史記午作其博關今

東博平縣今直隸遼東之海灣函谷關今河南靈寶縣純一金布帛一端曰純

蘇季子說韓昭侯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字依史配策

常作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

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

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吖芮無不畢具國策甲下

有盾鞬鑿字按吸讀伐即是盾不當重及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甲三句承上三項則堅甲屬下句讀與即斬屬為句者非是曲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

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

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為市怨而買禍

切而韓又

誇張地產通例也茲特搬衍出弩劍甲盾各色異產覺齒舌間俱有鋒稜

自韓以下篇首俱提清為趙字

一總落事秦描畫不堪情狀

韓魏二策以謂讓割地為論旨於二國最切而韓又

善於魏也

篇尾還清
趙王教後
篇皆然

他篇大抵
地勢與兵

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釋

鞏

今河南鞏縣

洛

今河南洛陽縣

商阪之塞

商一作常商阪即商山在今陝西商縣東八十五里故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武關適秦楚之要道也

宛穰

二縣名並屬南陽南陽今河南南陽縣也

洧水

源出河南密縣至新鄭縣合潑水爲雙泊河至西華縣入潁

陘山

在河南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谿子

弩名出南

材也

少府

人名謂少府所造二種之弩

時力

弩名謂作之時力倍于常故名

距來

亦弩名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故名

超足

謂超騰用勢也

在朔州北今

棠谿

故城在河南鄆城縣西八十里出劍著名

墨陽

地名亦以出劍著名淮南子墨陽之莫邪

合伯

地名史記戰國策皆作合購

鄧師

鄆國有工善

宛馮

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龍淵

劍名干將所作

太阿

劍名歐冶所作

鐵幕

謂以鐵爲臂脰之衣

革抉

抉即決詩

決拾又謂之韜以皮爲之施於臂者暖音伐與馭同楯也莠音如即繫楯之後綬也

甯爲雞口

無爲牛後

口爲雞之主後爲牛之從言寧爲雞之主不爲牛之後也史記

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故云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

新鄆

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新鄆然則此新字衍抑當依史記新鄆

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

威連舉魏
在中原獨
添入稠庶
之形

魏邊楚故
云亦言事
割地而以
歸獄橫人
爲論旨

寫不堪與
韓同
援古形起
兵威

勒轉橫人
議割

就割地痛
罵橫人筆
力恣刻

有河外卷衍

史記正義謂河外爲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當言河內矣蓋魏以大梁鄴來河南北並以爲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舉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爲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漢之東郡地在大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爲解蓋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東郡左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語證之尤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並非正南河之南地

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

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牛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輪殷殷若有三軍之

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衡人誑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

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

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

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

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

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

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

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

說齊作走
馬兩扇看
於兩事秦
句下勒秦
前扇言齊
富強何磨
事秦

繇繇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並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註釋

鴻溝

在今河南滎陽縣

陳

今河南淮陽縣

汝南

今河南汝南縣

許

今河南許昌縣

鄢

今河南鄢陵縣境

昆陽

邵陵舞陽

並見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新鄭

今安徽大和縣北七十里

淮潁

淮陽潁川也。今河南淮陽縣境

沂

今山東蘭山縣

黃

今山東黃縣東南

煮棗

今山東曹縣

酸棗

今山東曹縣

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

鞫鞫

音轟。車聲也。

誠

與忱通。誘也。

干遂

今江蘇吳縣西北四十餘里

牧野

舊衛州城。今河南汲縣境

蒼頭

謂以青巾裹頭。以異

于衆也。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王十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狼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突落事秦
作一反敵
前扇忽接
後魏翻然
韓魏託出
而起害秦
地不接秦
秦不能害
秦見事秦
之愚

兜轉事秦
又一反敵
後扇勒

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王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釋

太山

五嶽之一。今山東歷城縣東南。

琅邪

山名。今山東諸城縣東南。

五家

即五國。

臨淄

今山東臨淄縣。

筑

樂器。狀如瑟而大。頭安絃。以竹

擊之。故名筑。

六博

博著也。行六棋。故曰六博。

鞠踰

兵勢也。謂因嬉戲而練武士也。

轂

輻所湊也。空其中以貫軸。輻湊其外。曰轂。

陽晉

魏邑。今山東荷澤縣境。

亢

父

今山東濟寧縣南五十里。

方軌

兩車並行也。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